

水南集

四



水南集卷十二

明德清陳
霆聲伯著

記

歸安沈氏重脩真武祠記

真武北方七宿也今江淮以南多祀之蓋火旺南離而江南物衆地蒸其於燎原尤易然者真武主乎陰位乎坎以其壬癸之潤而制乎丙丁之熾蓋有厭禳之道焉或曰北宮黑帝其精玄武是謂天之冢宰以平理天下而覆載萬物則夫幹天地酌元氣真武蓋任之其功用匪直坎離相制云者然則吾謂其有神耶固不得而知也謂其無神耶吾見其披髮按劒龜蛇結糾旗戟錯森

而廟貌所在瞻者懾禱者應鄉之水火寇賊疫癘必陰
衛焉其祠而事之類非無謂也歸安邑南鄉曰蜀梅元
末有日者指地之巽隅謂三老沈氏富曰茲地爲勢盤
縮而橋名問梅者繞其脇於形爲龜蛇斯真武靈宅也
沈於是募財糾工建祠其地且約鄉人歲時奉香火旣
久而廢至其曾玄有諱榮者始循故事而崇祀如昔方
欲葺祠之頽會物故弗果乃正德己巳秋其子希仁過
祠下顧瞻良久慨然曰祠建於吾始祖傳祀吾父今傾
圯若是懼無以妥神之靈且吾幸拓先業而茲則父祖
之遺鄉父老之願工不可後也於是斥私帑集匠氏充
拓厥基以明年某甲子訖事榜額有門棲神有堂中軒

以便齋集而後寢因以館子弟之誦習者左右以廡外
內以垣維松若梓樹殖端好凡地以步計者六百四十
七屋以間計者二十匠石以庸計者總一千七百已復
新像設割膏腴之入爲主祠計於是昔焉風雨剝落之
區化而爲香火靈勝之境矣有疑之者曰眞武虛星也
祭典則六宗之列非有人之形與涉世之迹也而像於
龜蛇之上旣又屋而祀之禮歟予曰禮也北方之宿昏
中於秋其像散髮握劒蓋寓夫肅殺之誼而龜蛇則陰
陽物也天一生水水陰也而陽一生之故龜蛇糾結喻
夫水火相濟而陰陽翕和也語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夫
禱必以祀祀必于像像必于廟凡以萃精誠致昭格非

苟然者夫禮以義起而主於敬若是者君子不廢也沈
之子氏能紹續先志推廣禋祀之誠以昭率乎人而祈
庇乎鄉之氓斯今世所難而可少訾乎哉人嚴神之享
禮也率祖之行仁也輸已之積義也禮以飭身仁以裕
後義以先俗善不可勝用矣旣以諭諸人因書以爲記

梅石軒記

水南先生謝歸洋溪之上闢園構軒日宴息其閒性嗜
石巖藪之所呈賓客之所遺遠則靈璧之異近則太湖
之秀引族連類日積於林□□如也他卉無所愛水石
之旁樹梅近百本每當花時角巾鹿裘與客坐石上雪
月旣霽觴詠斯發酒益深吟益苦鳴聲淒淒若蚯蚓然

客有未測者一日謂曰物理之反覆我知之矣夫陰極而陽靜極而動臭腐化而神奇槁瘁轉而發榮今先生退處梅石之間吾意夫二物之往來于心而未能去也將老其幹保其實和商盤之羹以調天下之口乎將挹其芳香以自託於林藪之間乎將磨礪砥礪出而柱明堂扼中流乎將自埋於莽蒼之野以諉諸無用而全其天乎先生笑而不答援琴而歌曰我所思兮思古人鵞獨鶴兮橫孤雲山之崦兮水之濱羌可遇兮不可親水月交兮寫我真坐昏黃兮冥入神歲將晚兮霜雪殷弄芳條兮聊及辰又歌曰伊太古兮黜且蒼面林莽兮臥道傍直加大兮頑復方踞夜虎兮蹲朝羊醒吾酒兮困

可床入吾鎬兮飢足糧補穹旻兮匪所望宅下土兮壽
無疆歌竟顧童子進茗理爐薰起調玄鶴舞客去若不
聞也有間園人進曰東隣之藥有梅十數株梅之下有
石可踞主君適歌若爲彼設也嘻渠亦忝竊矣先生莞
然曰有是哉始吾謂獨行寡儔孤唱而人莫聞夫庸詎
知出乎心有同乎人口吾居不越乎吾所思且吾聞之
德必有隣果若而言彼其同德者歟吾孤且癖未暇與
俗情接雖然吾軒之闢以爲觀物地也彼其可通吾梅
石爲不孤矣因記以俟

永思亭記

正德甲戌秋歙有寇警時則塹山刊木民靡寧居明年

方隅悉平郡以無事休陽程氏憲始以其餘暇治別業
於橫塢因山之勝相地土之宜廝蒼而田瀟碧而池澗
者以矻麓者以圃家有老人年越耆矣時奉以游息焉
又八年作亭於其道周落成之日領客坐亭上環數里
之外煙雲吐奇林野輸翠川澄谷幽魚鳥泳飛憲四顧
而喜已復愀然曰吁哉嗟夫孰使子適而感樂而悲者
非斯亭矣乎若曰稼吾先人昔所觀也魚吾先人釣泳
也圃其手藝澗其履涉也夫自始卜迨今雨露凡幾濡
霜露凡幾降先人之墓木且拱矣而其遺跡則固宛然
在也吾安得而弗思因以永思名亭就予請記予告之
曰思亭之剏則右矣凡思之道后山之言故在也請無

九十二
瀆子雖然登亭而遐想卽景物而慨然興懷則四時朝
暮觸類而發者當衆矣是安有弗思者乎挹朝烟則思
省攬夕霏則思定春芳而暄夏蔭而清則溫清不忘風
木鳴號雲霧慘舒則養不逮歡不終者是悲思之思之
又重思之將有動天地通鬼神者矣今夫因親以廣愛
孝也感物而興思順也思之類在亭所以觸而思者在
子之心子歿則在程之子孫子孫之賢不肖莫知也然
使之因亭以寓目觸目以有思則庶乎繼承有道而水
源木本之愛不敢替矣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斯亭
之作將不有係哉休陽予舊所牧而憲則知所用情者
故樂書其亭然匪直爲程氏地將歛之有親者告也

崇德縣名宦祠記

祠位學宮之東堂而爲楹者三亭而爲榮者一左右周垣限以重局秩而俎豆其間者四人曰宋知縣事吳公伯舉鄧公根監石門酒稅黃公幹皇明知縣事畢公輝四君子之政曰興教以淑士捍患以衛民折強而敦化而黃公又以其筦庫之小必行吾道傳之大信哉其宦之能名也方祠之建也知縣洪君異實首其議未幾以風憲召典史李君滋署邑事乃任成之以是年四月始事踰月而落成列享莫次皆稟督學憲副劉公之命而士大夫亦合辭曰是當然者後一月進士陳君某來視篆旣祇謁先聖退就教諭蔣君軌訓導吳君嶧賴君吉

詢學官狀於是展拜祠下喟然嘆曰茲詎非古之考德
觀政者哉夫天下之善一也吾乃今知人心之公而名
教之凜其賢者不可忌而廢也其不肖者不可愛而厠
也然則懷甄挽轍之異果非民之自爲者哉乃屬蔣君
輩來請記嗟乎名宦非古也昔三代而上士脩于家施
于政其體用本末一致也其治公也猶之治私也其煦
而視吾子也卽其惻而視民者也故孝友達之政而仕
優益之學當是時未有率意以從政鄉宦而取名者也
自周道衰重以秦漢之陋以迄于今士無所養類挾其
天資以行事而甚者備之已私是故刻薄苟且縱弛遷
避之政後先師襲而求所謂興教行道折强扞患之吏

始不多見矣夫惟其不多也故傳之曰循良志之曰宦績外此曰美任曰巧宦雖其侈然自喜而士風之壞國脈之病民命之疹世得而臯之然則名宦之目末世之幸也斯不亦重歟此庠之士來游來歌以其得之今者計爲他日之施而邑之長人者亦歲時拜瞻獲取其緒餘以自補則斯祠之建樹風聲而揭芳軌寧獨非后之君子地哉蓋君之用意遠矣君宦歷薦久所至知尙文事其在茲邑斥俸餘以濬壁池觀廊直以瞻士類皆前政未暇者也在法得附書

溪山一覽閣記

夫天下之適於觀者莫若山水然峙樣而峰埋盆而池

其事至細也昌黎老泉乃留神其間甚則形之篇詠又況有大且勝者累石而號岳鑿池而名海三江五湖洞穴深杳目之者不自知爲人力所就而甚則有會心不在遠之賞又況其大且勝有出于天然者蒼然而山四周汪然而溪東注憑高而眺俯檻而視環數十里之內烟雲吐吞水月搖暎魚鳥之泳飛草樹之連絡赭者鬱者激者滙者崦而居者墟而市者棧筏而渡者樵歌牧唱之更互者風帆漁艇之往來者舉不外吾目睫之下而四時朝暮光景變化姿態橫出其會心也遠其於觀覽也一舉兩盡斯詎非天下之至適者乎始吾宦游新安竊嘉其山水之勝蓋嘗縱浪于洄溪九渡以及黃峯

雲巖之間誦歐陽彬青山綠水之句而求李謫仙之遺
跡東桴利涉乘月而扣宣平之故里曰復有花瓢曲杖
醉吟而獨歸者乎旣去逾十年休陽程君廷興謁予里
第間道其溪山一覽之閣曰黟之水經邑而東其注曰
率溪率之東漚而爲淵曰黃石潭潭之東方錫兩峯積
翠環聳予家潭之上並流以築臺據臺以構閣而溪山
登臨之美予閣可盡客有詠水光山色聯者曰是風景
窟宅也請得有記予因俯而默存恍焉而若臨曰美哉
閣乎閣以溪山而得名溪山以閣而獻形斯其經營結
構之妙有不曾山水之觀者乎抑予有大觀于此予將
馭風駕氣周游乎四溟五岳之表歷覽上下究觀萬化

之源以盡夫一世之變廷興能從我乎若是則君之閣期按轡而過矣

雨花禪宿新成道庵記

昔者維摩示疾而天女下問誌公演乘而龍神聚聽已而病者非病法也無法徒一空而已方是時人天交忻寶葩紛墜於是法海有散花之會金陵揭雨花之臺蓋表勝於八方顯祥於一室大抵窮之則空歸之仍色非空也是故有生必有寓非色也是故無象則無物嘻知此道者可以語內乘之妙祛外膠之累者矣嘗觀於世之人役役埃壤富而侈大則重堂奧寢窮而歛守則環堵一丘彼其區區之見曾不出甕天鵬溟之外安與論

萬法之廣毫毛之微者哉今夫花非緣室而雨也室非
寓花而設也蓋非室則不足以表象非花則無以示法
有知是理其稔於禪悅成於道果者矣曇師寄錫於覺
海今幾七十年居常坐臥一寮足不踰閩道林以其淨
業之修幾有誌公之行緣其名曇遂字以雨花因之以
署其庵頽然其內蘊旣充真氣加盛常時靜室不足以
融暢其法體乃歲之丁未勉剏一樓上安諸天下置橫
榻每旦焚修竟則據榻調息慮卻諸有定入三昧里俗
有造者卽之莫瞻扣之弗聞於戲斯其維摩之室寶公
之臺也已客有登其樓者語之安子文靖曰吾聞墨者
以儉爲道以卑約自靖今茲邃閣崇構顧以富有自適

雖聳瞻啟視然悖於蝸廬斗室之誼且墨者流視幻身
若風燈行腳類鴻雪斯樓之設吾謂有道者弗然也安
子以告之師師曰嘻異哉是固非吾法也而亦未嘗悖
吾法也吾法無有無無無大無細是故斂之入芥子四
大莫施放之則須彌八方靡限吾登吾樓也倚檻而眺
則山色爲清淨身注耳而聽則松響爲廣長舌下而默
坐則玄蟻可聞局而長虛則白牛靡出一床攤雲則無
思而無爲八窗藏氣則不聞而不睹然則無窘乎小亦
無害乎大吾法如是君無庸再參矣龍丘先生聞而拊
掌曰嘻陋哉客之有談妙哉曇之有答乃今知池蓮葩
矣終於不染蒼蘊香矣訖於不侵謂曇可以世俗例耶